

半生梦幻紫云璎

徐建融

近日整理篋笥，翻检出一批四五十年前的写生稿。其中1979、1980年间在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求学时，每于课余、假日到桂林公园、康健公园、漕溪公园、上海植物园中所作的紫藤画稿，最引发我的感慨。

紫藤为豆科木质藤本，老干粗劲，勾连盘曲，依附缠绕，高达十数米。羽状复叶，春花夏荚，总状花序，花冠蝶形，花色青紫，顶生下垂，串珠簇纓，蒙茸密集。另有白色变种，则别称银藤。多用于园林花廊、花架的垂直绿化。

我虽然很早就见到并画过紫藤画，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它一直没有太大的好感。因为，我的审美每以经典的阅读为标准，而在我的阅读中，古诗词中很少有咏紫藤的。白居易的一首五古，更直斥其“附著”“绸缪”的形态为“害有余”，而“愿以藤为诫，铭之于座隅”！尤其是，历代的咏花诗，以宋人为集格物致知、穷理尽美之大成，而后人所编的各种“历代花卉诗词”，于紫藤，几乎未见一首宋人作的！咏紫藤花，撇开唐人李白等的有限几首，主要是从清代以后才兴盛起来的。杜甫不咏海棠，是因为诗人个人的特殊原因；几乎所有的宋人都不咏紫藤，就不能不从紫藤自身去找问题的根本了。以我之见，当与传统审美的“紫色非正色”观念相关，所谓“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何况紫藤的这片紫醉猩迷，是如此的招摇！附带说明一点，今天，或有把宋人冯时行等的咏藤萝诗作为咏紫藤的，实误。紫藤虽也名“藤萝”，但藤萝并非只有紫藤，像爬山虎之类的藤蔓类植物，均属藤萝。宋人之所咏，大都为此类野生的藤蔓。

诗如此，画亦然。宋代，是中国绘画史上花鸟画百花竞放的蔚然大国，品类之繁富，技法之精诣，前无古人，百代标程，但竟然未见一件紫藤画传世！邓椿《画继·杂说》记宣和殿前植荔枝结实，孔雀恰来其下，诏画师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灿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必先举左足而画师却先右。这里的“藤墩”，或有疑作紫藤花架的，以至直到今天的花鸟画家，亦多作紫霞红翠，极“华彩灿然”，且不论。问题是，查《宣和画谱》和《画继》记载唐宋名家的几千件花鸟画名目，竟然也不见一件紫藤！紫藤画之兴盛，同样是明清“儒学淡泊”以后的事，尤以恽南田、李复堂、虚谷、任伯年、吴昌硕为典范。至近世就更多了，工笔的、写意的、兼工带写的，只要是花鸟画家，几乎没有不曾画过紫藤的。但要说画得精彩，似乎只有吴昌硕、齐白石两家。不过，他们的紫藤之所以精彩，主要并不在“紫藤”画的花容月貌，而在“画”紫藤的笔精墨妙，即所谓“论形象之优美，画不如生活；论笔墨之精妙，生活绝不如画”。

我画紫藤，最早是从房介复、乔木等老师传授江寒汀的小写意一路开始的。先以赭墨回转顿挫为枝干曲折，再以三青调曙红点染出花瓣成串，最后用嫩绿点叶勾筋。虽然可以达到形象逼真，色彩艳丽而缤纷，但总显得细碎、繁瑛、堆砌，格调不能提高。回想宋人的诗词也好，国画也好，所涉及的花卉品种夥矣，既有名花珍葩，也有闲卉野草，却几乎不见紫藤；明清的园林实践中多建有紫藤的花廊花架，文献如《燕闲清赏笺》《长物志》中，却讳言紫藤——或许正因为这是一种虽高大绚烂却不够高格雅正的花品吧？一如洋兰之在今天，几乎家家喜欢用它作节庆的室内装点，却很少有诗人画家以之为比兴素材的。

彻底颠覆了我对紫藤审美观的，约略是在1975年前后。其时，程十髮先生、姚有信老师正钟情于莫奈、雷诺阿的印象派画法，尤其是程先生的“印象紫藤”，光明的色彩恍惚迷离，使我有豁然

然开朗之感！他用轻重疾徐、枯湿浓淡、疏密聚散的笔墨，盘郁出虬干分枝的屈曲飞动；再铺染以大片似呈串的紫绀花影；点缀以嫩绿浅赭的羽叶却不作勾筋，竟然化俗艳为神奇，使形象美和笔墨美并臻高格雅正。而其创意，尤在紫藤花的表现。一是限于三青调曙红的传统色彩，而是大胆地使用了青蓝、紫罗兰等西洋水彩画的颜料；二是不作一朵一朵花冠的刻画、一串一串花络的堆砌，而是作混沌涌动的云蒸霞蔚——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原先工笔的、写意的、兼工带写紫藤画的细碎之弊，使枝条的墨线、花影的紫面、羽叶的赭点，形成既对比又统一的生动构成。尤其是紫色的绮丽温润、透亮瑰玮，赏心悦目，更开出传统绘画“随类赋彩”中妙曼稀有、得未曾见的崭新境界！

不约而同又互为影响，姚老师后来以彩墨的形式创作连环画《伤逝》，有好几幅画到紫藤，也都使用了印象派的光色法。原稿送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时，引起一片惊悚！

有了这一艺术的印象，再去观察生活中的紫藤，姚老师高安路家门口肇嘉浜路绿化带上的那一架架紫藤，突然地也就赋予了我一种新的认识。过去，我都是一个个局部地去认知紫藤的枝干、藤条、花朵、叶片，尤其是花冠的形状、花序的组织；如今，便转向从整体上去脉拍它点线面、紫墨赭所构成的“气韵生动”。于是便升华起一种堂皇而且豪迈壮观，在众香国中实在别有一种高华的品格！那历劫般古拙苍劲的虬干盘郁，带出梦幻般娇艳浓酡的紫气氤氲，似乎有一种飞龙在天”际会风云的律动，这就极大地激发了我“潜龙勿用”的豪情勃发、壮志凌云。于是也学着程先生、姚老师画了不少“印象紫藤”。只是程先生、姚老师的紫藤多是作为人物画的配景，我却是作为花鸟画来画的，且多题款“龙光紫气”““龙飞紫雪”““紫雾龙吟”““紫云龙幻”之类，并曾赋《巫山一吟》云：

易水荆柯筑，南阳诸葛筹。龙光紫气射春秋，养我浩悠悠。

归去溯明酒，斯文孔圣愁。长风万里驾楼舟，逝者自东流。

一种登楼强愁的少年意气，虽“把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却颇有阿Q式精神胜利的“虚假满足”。不久，高考奇迹般地恢复，我也莫名其妙地考进了上师院，被乡里父老誉为“跳出农门”，“跳出农门”便意味着进入“龙门”，“飞黄腾达”地大展鸿图，也就由根本没有可能的“幻”想，变成了真切实在的可能。

入学不久，徐迟关于陈景润等科学家事迹的系列报告文学发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一时举国上下，尤其是年轻一代，无不热血沸腾，纷纷投身到学习文化、科学强国、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大潮之中。正在物理系学习的我，课余写生紫藤时，突然想起当年程先生曾对我讲道：“紫藤的盘绕，都是逆时针向上攀爬的。”到现实生活中去一核对，果然！不禁由衷地钦佩前辈格物的认真不苟、见微知著。但此时所考虑的，却是赶快去观察其他的藤蔓类植物。历时半年，结果惊奇地发现，凡是以缠绕的方式依附攀爬的，如牵牛花等，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几乎都是逆时针盘旋向上——这与当时流行的对水涡旋转方向的认识，所体现的不正是同样的地转偏向力在起作用吗？于是，仿佛牛顿见到苹果落地而顿悟，我赶快给中国科学院写信，报告我的这一“重大科学发现”，认为可以供潜艇和飞机动力设计时参考。

结果石沉大海。原因不外乎二：一是如当时中科院收到的许多中学生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解题”，不过是以自

为是的不着边际；包括水涡的方向也未必就是北半球逆时针、南半球顺时针。另一便是如钱锺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中举例的意大利用于嘲笑人的一句惯语：“他发明了雨伞。”这两类热血青年，当年不在少数。今天看来，固然幼稚可笑，但那种“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实在也是更单纯而可爱的。

无论如何，我对紫藤的美好印象，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考上大学后，一方面常去公园写生，同时又在老家种了一株紫藤。九十年代初拆迁搬入新居，我特意要了两套毗邻的底层，有一个十几平米的院子，又把紫藤移植了过来，并颜所居曰“紫藤花馆”。西泠印社的周东谷兄、包根满兄还为我刻了几方“紫藤花馆”斋号印。每年繁花如云，有一年还因此起兴填了一阕《红窗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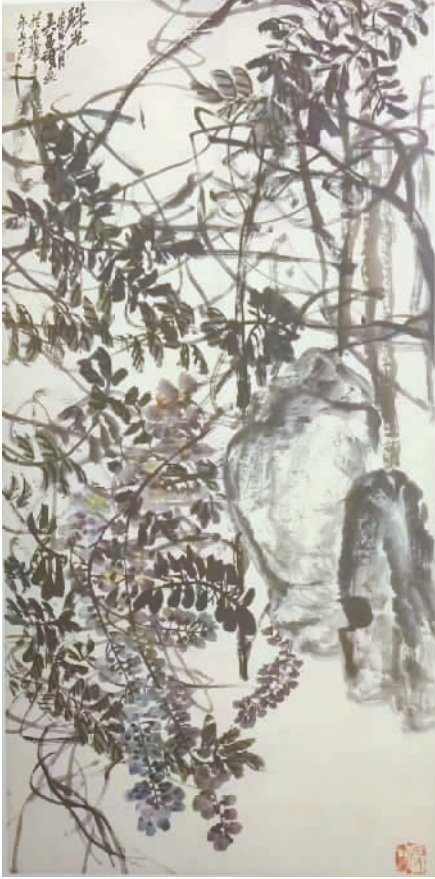
爽气西来从此过。映栏外，繁英千朵。芳菲莫教轻弹破，着慈云满座。

宝络流苏垂索错。芸辉照，瑶华不堕，庄严楚些。何必说禅，梦醉紫香国。

心境的平淡自足，与少年时的磊落显而易见地不同了。新世纪后又迁入现代社区，公共绿化带中分布了三四处紫藤架可供业主们春日观景。不过，观赏紫藤花的最佳景点，我一度以为在宋庆龄陵园。这是1997年谢稚柳先生落葬宋陵名人园后，每年清明



鹿苑长春（国画）程十髮



珠光（国画）吴昌硕

节前去扫墓时被我发现的。那一廊紫藤，盛开的时候，简直就像一道紫色的瀑布，从空中流苏而下，停云而凝，翠幄浓荫，虽然只有三四米的高，却有二十米的阔，可以遥看，尤宜近观。只是近几年全球气候变暖，各种花卉大多提前了花期，独有紫藤的花期却延后了，清明节还刚刚含苞待放。

“亢龙有悔”？抑或“大象无形”？不思量，常在心；细思量，尤动情。几十年的紫藤花缘，梦幻般的真切，于纵横历乱、流光溢彩中不可思议地地理殊胜。

2019年回国前，我不得不把我的第一辆车卖掉。那是一个夏天，方向盘和仪表台被晒得发烫。去往郊区的车行要经过一段高速公路，为了和其他车辆保持相同的速度，我把速度提到了90码。在车行填完表，工作人员带着工具把车身后后保险杠上挂着的车牌卸掉，让我拿在手里，坐在沙发上等待叫号办理最后的交接手续。这种安静又空旷的感觉很熟悉，像是在医院或是机场。

在真正拥有第一辆车以前，我一直驾驶着大学同学的一辆生产于1980年左右的绿色双排座车。车的座套沿用了棉和聚酯纤维复合成的布料，缝合的间隙里有很多树枝木屑以及灰土。后座左边的车窗没有办法关紧，有时雨雪会飘洒进来。好在我常年使用四季胎，也不会在冬季时换成雪胎，所以在漫天大雪里开车的时候并不多。有几次下雪，车行驶到史丹利公园(Stanley Park)入口时，透过深蓝色的遮光膜，旁边树上的积雪和来往的行人，像是浸泡在幽深的蓝色之中。

我一直驾驶着这辆绿色的车往返于学校、超市和海滩之间。它成为我日常生活里必不可少座驾。在乡村开车是一件惬意的事情，这里没有过多的车辆和行人，但即便是在没有行人的时候，我也会在每一个“停止”指示牌前停顿至少三秒。温哥华午后或清晨的空中会漂浮着一条绵长的薄雾，车行其间天宽地阔。我常一个人带着面包和小说，驱车到海边看海鸟飞行，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总是会被残缺不全的雨刮器打断。车内空调机箱的轰鸣，也会盖过外面世界的风浪声，寒冷的空气透过破碎的车窗玻璃，弥漫着石头底下海洋生物腐尸的臭味。

再发动这辆车的时候，它的仪表盘显示这辆车已驾驶了1710000千米。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那时候的状态。那些年暑假我很少回国，有一次去同学家借住，三层楼的房子，在他们一家人外出旅行时，只有我住在他们家的地下室里。近两个月的时间，我没有见过任何人，也没有和人说过话。临近傍晚时，我会独自坐在院子里，在一张绿色的户外露营的折叠椅上听远处的蝉鸣。一个人的时候会对周围的声音特别敏感，我经常听到蜂鸟靠近饮水瓶时羽翼的振动声，或者是树林掉落什么果实的声响，有的时候树枝也能在没有大的外力下忽地断落下来。那时候，时间成了伪概念，反而声音才是一种对流逝的推进。

这本集子里的小说《飞往温哥华》《再来一次》《遗产》《小茉莉》，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的。然而这种近乎静止的状态似乎让这四篇小说里的主人公，或多或少都在渴望某种逃离。这是在核对中信出版社发给我书的校样时发现的，故事里的这四位主人公似乎总在开着车，无休止地驶向一个漫无目的远方。无论他们是在自己的车上或是在别人的车里，他们都在渴望移动和速度，甚至是隐藏。这一主题无论是之前出版的小说集《街区那头》，或是诗集《又一个春天》里，都没有出现过。

有细微差别的是，《飞往温哥华》和《再来一次》中的“逃离”，主人公面临的更像是一段自我流放的过程。《飞往温哥华》里的母亲，她选择了界外，在那个异国他乡的场域里，因为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她在无论是公共空间如租房、超市等场合中或是私人空间，如车里、出租屋里，总是处于一个失语、惊慌的状态。这是国外“陪读妈妈”的一个常态：牺牲自我，失去社会认同，她们在界外的夹缝中生存或枯萎。

《再来一次》探讨的更多的是人类对于痛苦的迷恋。再来一次，什么可以再来一次？时间永远变幻莫测，永远如潮如涌，没有事物准许重复。“再来一次”的呼吁只是人类自我欺骗的幻觉罢了。赫拉克利特的名句或许应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殊不知即使是赫拉克利特也知某种光影变幻的重叠着迷过。在他的残篇里，这句著名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上下连接的两句是：“Upon those who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s, different and ever different waters flow down.”“We step into and we do not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s.”它们都在复述人类正踏入那条相同的河流。

《遗产》这个故事是在从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到约旦的佩特拉古城的公路旅行中完成的。即使故事里沿用的场景是另一次公路旅行。2017年7月3日我确切停留的位置是：7001 Savaona Access Road, Savaona。它是从温哥华开往坎普

蒋在

驾驶我的车

鲁斯的一条必经公路，最后也变成了黄杰明和女友居住的公寓的想象之地。如果将来有人有兴趣去寻找的话，沿着这个地址走进那条右侧的小路，会看到一栋蓝色的排屋，排屋的最左边就是故事里的房间了，白色的门用金色的字体写上了房间号：1001。或许再仔细寻找，仍然能在房间的纱门上找到故事里“用细小的铁丝绑着的紫色蝴蝶”。房间朝北，若打开手机里的罗盘，上面的刻度会显示3°N。也是在这个房间里，像故事里发生的那样，“灯和窗不能同时打开，灯源会吸引体积更小的虫子穿过纱窗”。

《小茉莉》和《午后，我们说了什么》的完成还算顺利。它们分别是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和夏天最热的时候写完的。《午后，我们说了什么》的小说时间很短，只有一个下午，小说里“一只麻雀摘走树上的樱桃”，装饰了小说的时间。但《小茉莉》中的凛冽之感却持续了好几个月，我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在写这两个故事时所耗费的时间。

《等风来》是整个小说集里一个最难以言说的故事。院子里的紫藤花刚刚开过，浓密的藤蔓挡住阳光，我跟小伙伴在紫藤架下玩得高兴，就在那样一瞬间，我看见妈妈从家里走出来，她与迎面而来的一个婆婆说着话，正在装修的五楼飞下一把铁锤，犹如太阳光一闪。妈妈倒在血泊之中，我抱着她血淋淋的头试图托起她，可是人在无意识的时候，头倾会下沉。我听到自己的哭声，还听到她那平时温和又略带命令的声音：“别动妈妈的头。”

当天我被寄放在邻居家，很晚小姨父才来把我接走。第二天，三姨带着我去参加了贵州电视台举办的“故事大王”的决赛，他们在电视台大门口给我照了一张照片，我穿着粉色的灯芯绒背心裙（我们幼儿园的校服），红色的腿袜配着蕾丝荷叶边的白袜子，外加一双红皮鞋，脸颊上留着红妆，扎着蝴蝶结。那时以一个四岁小孩子的想象力，是无法知道铁锤的重量以及人的生死的。接着三姨又带我去参加了电影《小萝卜头》的试镜，然后才把我带到医院。在医院门口，她拉着我的手说：“宝宝你差点就没有妈妈了。”

定下《飞往温哥华》这个书名的过程好像很自然，也没考虑过其他的书名。飞往温哥华，看上去是开始，其实是一种结束。这个书名的恰切，如同一段时间标识——它意味着某段区域性写作生涯的终结。我的写作在这之后注定会发生变化，因为视野和生活经验的转向，所以《飞往温哥华》注定是我写作生涯中一部转折性的作品。

《飞往温哥华》是我出版的第三本书，在三十岁之前有三本书，我很知足。第一本书《街区那头》入选了2018年中国作协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而第二本书《又一个春天》入选了第36届青春诗会，得以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入选21世纪从书和青春诗会诗丛，我想都是年轻写作者的梦想，舒婷、顾城他们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作为一名写作者来说，我无疑是幸运的。可我还是无法回答自己写作是为了什么，或许像叶芝那样，将天鹅和少女的起舞当作宇宙循环的伊始才能记录某种瞬间的永恒。即便在《说吧，记忆》中，那远去的雪橇的铃声如今已变成耳边的嗡嗡声，六十年的岁月也不过在纳博科夫的指尖碎成了闪光的霜尘。

2023年3月29日于北京西城

《飞往温哥华》，蒋在 著，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

笔会

场地是水泥浇筑的，与西边的菜园地面高低落差有一尺。这个距离有违于阶梯下行收放脚头的习惯，下脚确实要当心。母亲一边走一边说，今天的青团，你吃出个啥味道。我说吃不出，总觉得是麻花郎做的——让青团变成如此颜色，除了麻花郎，还有什么草？母亲浅笑，说这次不是这个草，这个草现在还没有长出来，这次用的是菠菜，小菠菜，矮菠菜。

我跟着母亲下到菜园。母亲说，你看看这里的菠菜，实在多，今晚挑点拿回南桥去。我嗯嗯。抬眼望，菜园南北三十米，东西十来米，无斜角，无高低，长条形，很规整。南边是青里透白的青菜，北边是碰到脚膝的芹菜，中间有胡萝卜、白萝卜、红的圆萝卜。青菜占着两畦土地，菠菜和芹菜各占了一畦土地。这都是二妹的安排。今年种的菠菜是小菠菜，长到半寸一寸高，就开始横向长大，不再长高，真的很矮。菠菜的叶子从菜根生出，向四边爬着去，长成一个圆，直径最大的也不过是一虎口。旁边的几棵野草，都比菠菜长得高，不晓得二妹挑菠菜时，为

什么留着它们。

今年家里的菠菜长势喜人，究其原因，二妹呵呵，不邀功，母亲却说起菜园旁边的狗。母亲说，前一阶段，你们连着几个星期不来老家，这狗吃的东西都没有了，我只能烧点山芋、土豆给它吃，猪肉鸡肉鸭肉都没有，狗瘦了一圈，罪过。不是冰箱里塞满了鱼肉吗？母亲说懒得烧了，就娘俩，能将就则将就。母亲的将就苦了狗，但不影响鸡们的生活。鸡们吃的是母亲用菜刀切碎成颗粒状的菜梗菜叶，还有二妹到碾粉厂里碾碎的玉米细粉。母亲用铁锅将鸡屎狗粪铲在一起，堆成一个土堆，再用稻柴盖住堆儿。一天天

过去，土堆越发长高，都齐人腰了。日晒雨淋的土堆，有时会冒出烟雾——土堆发酵了。人走过，有股说不清的气味飘然入鼻，但因了土地的需要、蔬菜的需要，大家都懂的。二妹走过，看了看土堆，脸上笑嘻嘻。

二妹邀请我一起种菠菜，我翻土，之后她来撒种。小时候，母亲看见我睡的被褥旧了、重了、不暖了，就要去翻打一次，翻打后，被褥重新暖了，条件是添加了新的棉花。翻土也是。用铁锅翻起一轮轮整块的泥土时，就预告了泥土的新生。泥土翻转结束，还得晒几个日头，将泥土里的水烘干、蒸干，再用铁锅把泥块碎掉，碎了的泥块

大如拳头，小如蚕豆，细如米粒。二妹再将这些泥块拢成长长的土丘，在土丘的下面放入发酵的鸡屎狗粪，土里像铺了一条黑色油管，很壮观。二妹再掩上泥土，再继续晒日头。几天后，二妹用手摸摸，用脚踩踩，说：肥料与土地拢为一体了，可以落种了。

有的菜要插种，有的菜要移栽，菠菜是落种的。抓一把菠菜的种子，手握住粒粒种子，对着地面，将手心向外作抛物状伸去，让种子从大拇指与食指的空子里流出去，流出多少，全凭口子的 大小，而大小全凭个人的手感。这是个技术活儿，你可以说它像天女散花，但是做起来一点都不随意或者

诗意。这个活儿以前是爷爷干的，爷爷就是凭撒种出名的，现在爷爷没了，二妹说只好自己来。菠菜成苗后，如果疏密不均，可以拔掉的——这叫间苗，说起来也是丰收必须遵循的规则。

二妹不停地传消息——菠菜长出芽了，菠菜长到一寸了，菠菜长出叶子来，菠菜长大了，菠菜爬满一地了，菠菜可以吃了。曾经参与过些许劳动的我，心里也是有点光荣的。

但是功劳首先是二妹的——我从南桥回到老家时，看到的总是一场地的蔬菜——青菜、芹菜、蓬蒿菜、韭菜、芋芳、各种各样的萝卜……经年都这样，都是二妹为了让我们带回家里，先准备好的。在绿色永驻的菜园里，菠菜的寿数极为短暂。母亲说菠菜只吃四个月。马上，那块种菠菜的土地就要种上其他蔬菜了，这叫轮作。二妹几次叮嘱，现在是吃菠菜的日子，现在的菠菜很甜很糯，但我想到的是草酸——都说菠菜草酸太多，不可多吃。二妹说，烧菜时，先将菠菜在开水里焯一焯，再烧，一星期吃一趟，不影响的。